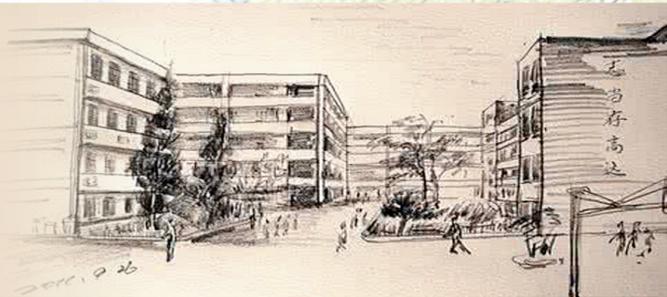


恢复高考40年·难忘的大学生活

编前的话

大学生活是有趣的,更是令人难忘的。光阴似箭,岁月如梭,不知不觉间,已经走出大学校门几年,十几年甚至30多年。有的人已经退休或即将退休,有的才刚刚走出大学校门步入社会,站在人生的又一个十字路口,回望难忘的大学生活,昔日点点滴滴仿佛电影画面般一幕幕掠过,令人心里莫名生出许多思绪,感慨万千。今天本报记者采访40年中几位不同时代的大学生,走进他们的大学生活,经历那段难忘的经历。



郭威:收到过14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本报记者 于海东

郭威的大学故事,说起来有点儿传奇,从本科读到博士,他收到过国内外14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先后读过7所大学,完全靠打工来完成学业。

1997年,郭威高考填报志愿失误,虽然分数较高,但被内蒙古医学院(今内蒙古民族大学)录取。他不想上,通过协调志愿,内蒙古农牧学院(今内蒙古农业大学)

学)愿意录取他。但看着身边不如自己分数高的同学都去了理想的学校,他心有不甘,于是选择了复读。

1998年,郭威高考又不如自己的心愿,只考入了内蒙古工业大学电力学院热能动力工程专业。这个专业,在当时也算是比较热门的,郭威读了1年多后,觉得生物工程有前景,但内蒙古工业大学没有生物工程专业,便在呼市各高校协调,想转入有生物工程的内蒙古大学或内蒙古农业大学。

最后,内蒙古农业大学同意他的转学申请,但要求他只能从该校大一读起。为了自己向往的专业,他毅然欣然。转学后,他如饥似渴地钻研起了生物工程。但慢慢地,他发现生物工程是个专业非常深的学科,如果只读本科学不到多少东西,只有深造读研甚至读博才能有所作为。于是,他的目标又瞄准了读研。但当时,国内有生物工程研究生点的高校大多只招收所学外语是英语的学生,可郭威所学外语是俄语。

怎么办?郭威决定放弃学习俄语,改学英语。对于一个英语零基础的人,想在大学通过英语4级,并达到考研英语的程度,这其中的难度可想而知。为了学好英语,郭威每天清晨6点就起床,来到内蒙古大学校园的树林里,与朋友大声背诵英语单词,使用英语对话。他

这样拼了近1年,竟然通过了大学英语4级考试。要知道,他学了快10年的俄语都没有通过大学4级考试。

2003年,即将考研前,郭威又做了一个让人惊讶的决定:不在国内读研,出国读研。他认为,国内的生物工程技术落后于西方国家。他最后选择去德国读书。这注定又是一个新的挑战,因为他学过俄语和英语,但根本不懂德语。

2003年11月,郭威到了德国,先是以惊人的速度花了8个月时间攻克了语言关,并于2004年通过了柏林工业大学的人学考试。同年,他又转入柏林洪堡大学生物系就读。2005年,他转入慕尼黑工业大学攻读分子生物技术硕士学位。2008年,郭威顺利从慕尼黑工业大学硕士毕业后又考入杜塞尔多夫大学攻读植物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2010年,他随实验室搬迁到柏林自由大学。2013年,郭威从柏林自由大学博士毕业。在德国期间,他总共收到过包括以上大学在内的11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现在,郭威已经回国创业,在北京创办了一家生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每年往返于中国和德国之间。

郭威家庭经济条件并不优越,自从读大学起,就一直勤工俭学。他读大学期间,一边忙于学业,一边转战

各大学卖耳机、录音机,还在小快餐店打工。到德国后,他更是靠自己打工读完了所有学业。

在德国,为了解决经济上的困境,他做过各种兼职。他在肯德基端过盘子,在搬家公司当过力工,在中餐馆和日本餐馆洗过碗,在宾馆做过服务生,在电视台干过群众演员,在养老院做过助理,在德甲慕尼黑足球场做过工人,还为中国考察团做过翻译,甚至还跑到奥地利抢险救灾。

用他自己的话说:尝百业嚼人间滋味,越四海揽大千精彩。那些读书期间在异国打工的经历,让他难忘。2005年春,他在一家中餐馆打工,一次,切鸭子意外切了指关节,至今一个手指仍然伸不直。他说,当时,他已经切了200多只鸭子,夜已经很深了,他实在太困了,一不小心,切割鸭子的小刀就划破了一个手指的关节处,顿时血流如注。

在奥地利抢险的经历,更让他记忆颇深。2006年春,奥地利突发洪水,在欧洲各国征集抢险救援人员,他报了名。每天12个小时的紧张工作,强度超乎想像,干完工作后,他困得直接躺在泥里就睡着了。当然,也有让他至今感觉骄傲的经历,在慕尼黑足球场做工的时候,他在场内见证了每一场比赛,得到了所有球星的签名。

大学是人生的春天

□本报记者 徐永升

从草原深处走向滨海之城,这段大学读书经历,让赤峰学院建设教授终生难忘。1978年10月23日,经过多日的旅途劳顿,他终于来到了辽宁师范大学。在政史系的12人宿舍里,于建设打开行李卷,也铺展开了他的大学生活。当晚,他不顾劳累,悄悄向学校的大门走去,只是想去看一眼门上挂着那块刻有“辽宁师范大学”的牌子。沉沉的夜色中,抚摸着那块油漆斑驳龟裂的牌子,于建设感慨万千:“辽师大,我来了,为了这个大学梦,我克服了多少艰难困苦,用去了多少时光!”

于建设和刚入学的同学们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大海。走进星海公园的大门,迎着微带咸味的海风,他们早已听到了大海哗哗的涨潮之声。看着眼前的大海,于建设久居深山的迷茫困顿一扫而光,这种开阔的境界,让他神清气爽、心旷神怡。他被澎湃浩瀚的大海所震撼,充满激情地投入到了大海的怀抱。然而,第一次在大海里游泳并不那么轻松自如,他一次次向大浪扑去,却被摔进波谷,埋在浪中,推到岸上。于建设真正学会在海中游泳,那是在4年之后,呛过多次苦涩的海水后,他终于游到水天相接的大海深处了。

学习游泳,让于建设悟到了人生的深刻启示:“大学就是一片大海,它喜欢勇气、决心和意志。这是一次历时4年的闯关比赛。尽管你入水时,可能落到轰烈烈的大队后边,甚至你绝望。一旦你有了闯关的决心,当快要到达终点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已经驾轻就熟了,而且有了许多意外收获,当你举目远望,游在你前边的也许只有寥寥数人了!”

于建设家境不错,但大学生活却很节俭,学校每月发给他18元助学金,4.5元奖学金,学费、教材费、医疗费都不用花钱。1个学期母亲给他拿上100元钱,他除了支付伙食费,还有余钱买书和洗漱用品,改善一下生活。于建设刚上学的日子,吃惯了老家的莜面和土豆,学校每天2顿玉米面大饼子,1顿苞米面糊糊,吃得他胃里直泛酸水。在寒冷的夜晚,宿舍里的同学总轮着班,提一准饭盒乘车十几里,到火车站前的面条铺,为同学带回3两结了冰的面条。这对于建设和他的同学们来说,已经是十分“奢侈”的享受了。

于建设回忆,那时的大学校园百废待兴,食堂、体育馆、宿舍楼、校园的大门、围墙都在修建之中,各种设施显得十分拥挤,只能容纳800人的餐厅,有2000多学生在那里吃饭、用餐。餐厅里那一排小小的木窗,让学生们感到空间的局促。粗心的男生经常不小心把菜汤洒到女同学的头上。而在座位不多的图书馆里,学生们为了抢着占座位,把楼梯踏得震天作响。

在一大批新建工程即将竣工的时候,于建设也该离开他的大学校园了。宿舍楼传出的笛声,让他心头一颤,离别的滋味五味杂陈。他在僻静的校园一角,深深地埋下了一颗不会生根开花的石子,这个秘密,只有他自己知道:让它记住自己大学时代的青春春秋,让它寄托着自己对母校的思念。

助学贷款解了燃眉之急

□本报记者 刘志贤

2002年的夏天,对于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宝昌镇的薛晓洁一家来说,是值得纪念的:她和小她1岁的妹妹同时考上了大学,薛晓洁被内蒙古大学录取,妹妹被内蒙古财经学院(现内蒙古财经大学)录取。

家里的两个宝贝女儿都考上了大学,本是值得庆贺的事儿,但她们的父母似乎高兴不起来:这个家庭一直以来都是由父亲打零工挣钱维持着,母亲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常年得吃药,以前两个孩子上学都是守家在地,也没啥大花销,收入刚刚够一家人的生活。现在两个女儿都要上大学了,两人光学费、杂费等加起来就近万元,这还没算路费、前期准备等花销。这个家庭一下子哪能拿出这5位数的钱来?父母犯愁了。

不过,在看到随录取通知书一起寄来的一张宣传页后,一家人眉头舒展了。那是一张助学贷款的宣传页,它详细介绍了申请助学贷款的条件、要求和流程等。他们一家人这才知道,原来国家有这么好的助学好政策,没钱也可以上大学。

盼望着,盼望着,开学的日子终于来到了。薛晓洁和妹妹各自带着1000元的杂费、生活费 and 简单的行李踏进了大学校门。薛晓洁记得,到校一周后,学校开始统计申请助学贷款的学生人数,她们班大概有十二三个同学申请了,最后都批准了。接下来就是填表、核对信息、与银行签订贷款合同。薛晓洁说:“我们当时的手续较现在的助学贷款简单多了,一次性把4年的学费、住宿费都贷了,4年内不必申请。不像现在是一年一贷。”她记得,当时助学贷款的优惠政策是,在校4年期间,学生不承担利息,学校贴息;毕业后,学生在4年内以等额本息的方式还清贷款,且利息非常低。为了缓解家庭压力,妹妹也在她的学校申请了助学贷款。薛晓洁记得,当年办完贷款给父亲打电话,父亲还高兴地说:“现在的政策就是好,姐妹俩可要好好学习,不能辜负国家的好政策。”

薛晓洁和妹妹都非常珍惜宝贵的大学时光,虽然不在一所学校,但姐妹俩每天的学习生活轨迹却很像:努力上好每节课,业余时间经常泡在图书馆。大学4年,薛晓洁拿了2次奖学金,妹妹拿了3次,成绩都排在班级前列。毕业那年,姐妹俩又分别通过考试进入了国有企业工作。

薛晓洁工作后领到的第一个月工资,就存到了助学贷款的还款账户中。她和妹妹约定:无论如何,每月都要按时还款,不能不讲诚信。而且,都要凭自己的能力还款,不能再给父亲添负担。后来,还没到4年的还款期限,姐妹俩就已经提前还清贷款了。

薛晓洁说:“当时那笔贷款在现在看来可能是很小的一个数目,但却从根本上解决了我家的燃眉之急。另外,助学贷款这个事儿还给我们实实在在地上了一节诚信课,对我们今后的人生都很有教育意义。”

贫困阻挡不住上学的渴望

□本报记者 高敬娜

2009年夏天,刘欢拿到大连民族大学录取通知书,那一刻,她喜忧参半。她高兴的是,终于没有辜负父母的希望,考上了梦寐以求的大学;忧虑的是,看着那笔对她家来说算得上巨额的学费,不禁犹豫了。

刘欢的老家在兴安盟扎赉特旗,父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家里的土地不多,收入不高,还要供养她和弟弟上学,日子过得紧紧巴巴。“我考上大学那年,弟弟正在读高中,家里1年收入一两万元,根本没办法负担2个孩子的学费和生活费。虽然父母说不管需要多少钱都要供我上大学,但我知道,上了大学就要靠自己了。”刘欢说。

幸运的是,在刘欢开学报到那天,辅导员得知她的家庭情况后,二话没说立即帮她联系了学院领导,通过学校“绿色通道”帮她办好手续,申请了助学贷款。2.4万元的免息贷款,解决了刘欢大学期间的学费和住宿费。“我真感谢我的辅导员,她不仅在学习上帮助了我,还在生活上关心我,大学第1年假期,她还和我一起回到了我的家乡,进行了家访,鼓励我要好好学习,自立自强。”

刘欢难以忘记,大一那一年,当同学们都在享受着衣食无忧的大学生活时,她却近乎苛刻地给自己拟定着生活最低开销,因为她知道,自己花销的每一分钱,都是父母辛勤劳作换来的。“那时候,对于一个普通的大学生来讲,每天去食堂想的是我要吃什么,但是对于我们贫困生来说,可能想更多的是哪个菜便宜,要想着每顿饭节省,要尽量少花钱。”

大二一开学,刘欢立刻去找了一份家教勤工俭学。从那以后,她就没有再向家里要过一分钱。每逢周末,去校外给低年级的同学讲课,成了刘欢大学生活的一部分,有时候1天要带4个学生。

生活锤炼了刘欢自强、自立、不服输的个性,她知道,只有努力学习,才是自己的唯一出路。大学4年,因为成绩优异,刘欢年年囊括学校的各种奖学金,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人穷志不穷”的真理。大三那年,原本符合助学金申请条件的刘欢,还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在班里提名评议助学金时,她居然走上讲台表示弃权:“当时我自己做家教和得到的奖学金足够生活用,那笔助学金,我希望能帮助更多比我贫困的同学。”

进入学生会,对刘欢来说也是大学生活里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她曾经十分在意自己贫穷的家庭背景,“感觉贫穷就像是一个标签,就标在你脸上,那时候,总是担心会被同学另眼看待。”刘欢说,因为学生会的工作,和辅导员及同学接触比较多,还需要经常组织活动,这对她的沟通协调能力和和同学们相处的能力都有很大提高。学生会里的学姐和老师还给她很多鼓励,让她变得更加自信、乐观。那段时间,刘欢积极申请入党,成了一名共产党员:“大学经历对我而言是很难忘记的,其实我们这些贫困大学生真是幸运,社会的温暖、关爱以及这些补助和奖金,让我们顺利完成了自己的学业,实现了梦想。当把这段路走过来之后,你就会发现,贫穷和苦难是人生的一笔财富,经历了生活的坎坷,就会更加懂得珍惜现在的生活。”

如今,刘欢回忆起大学生活,依然感慨万千,当年她不想让父母那么累,就是自己学习的动力。在她生活的小屯子里,上大学的人至今也不是很多,如果没有出来读大学,她可能现在也会在家务农。如今,她和弟弟都毕业工作了。她相信,通过努力,能够回馈养育自己的父母,甚至能够回馈社会和那些曾经帮助过她的人。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